



復修靈渡寺佛像 黃錫鴻首重佛相

千年古剎元朗靈渡寺，廟內幾尊佛像復修9個月將近完成，已鋪金漆的佛像具有佛三十二相中多個相，如髮螺、肉髻、新月眉、蓮花瓣目、垂肩耳相等。原來，復修者並不是一般民間工，而是佛教徒黃錫鴻，對佛相「執着」的他，希望來看人士能發「歡喜心」，這亦是他多年來持續修復佛像的原動力。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

油煙香灰損佛像「金身」

在靈渡山下的靈渡寺，沒有公共交通可抵達，從洪水橋田廈路新生村路口走到寺，要花半小時，黃錫鴻入寺那段路用單車代步，以多留精力，專注工作。
靈渡寺的具體建成年份已不可考，坊間資料顯示，它建成於公元五世紀上半葉，距今約1600年。千多年來經歷數十次改建與重修。對上一次是2000年，至2003年重修完成進火。除了大型重修，亦會進行較小型工序如修復佛像、壁畫、對聯等。
黃錫鴻說，今次是第二次受廈村鄉委託，復修寺內三尊佛像：彌勒佛、釋迦佛、藥師佛。除了佛像，他還修復觀音像、關帝像、一尊道教神像、一些對聯和雕花。與2013年做第一次復修相比，已經歷近十年歲月，佛像已變舊及破損，如佛像背光(下有蓮花座)彩繪已失去一些色彩，身軀包括衣紋現裂紋，而最主要的問題是表面的金漆被油煙香灰遮蓋，本來的金色變「啞色」，令佛像失去莊嚴感。

冀善信看後有歡喜心

復修佛像十分耗時，因為工序繁多，同時也包含不



寺內三尊坐佛復修接近完成。

少「等待」時間，如天氣潮濕就不能「鋪金」。去年10月7日正式開工，預計至今年7月底8月初完工，疫情期間也沒有停工。簡言之，復修步驟為：先補裂和缺陷，之後勾線條如衣紋，再用沙紙打磨令表面光滑，接着開始油佛像本身的底油磁漆，再油鋪金用的底油即按金漆，續油黑色的眉、嘴，最後鋪金箔。金箔是四乘四吋一塊，鋪時一塊疊一塊，技術好的不着痕迹。

除了鋪佛金，這次還有一大改動，就是為佛像造型。黃錫鴻信佛二十多年，他直言民間工跟佛教徒去做復修是兩回事，「除了向老闆交代，要同佛菩薩交代，會想做得好不好呢，我希望善信看到後，有歡喜心，睇到佛像時好開心。」所以他復修佛像時，會盡量用佛的三十二相(修一個功德圓滿有一個相)，若有關佛像要改相，改動之前要得到負責人同意才改。靈渡寺的佛像就已改相，「之前的佛像是民間工做落，似在家家人相，沒有佛的味道，改後變莊嚴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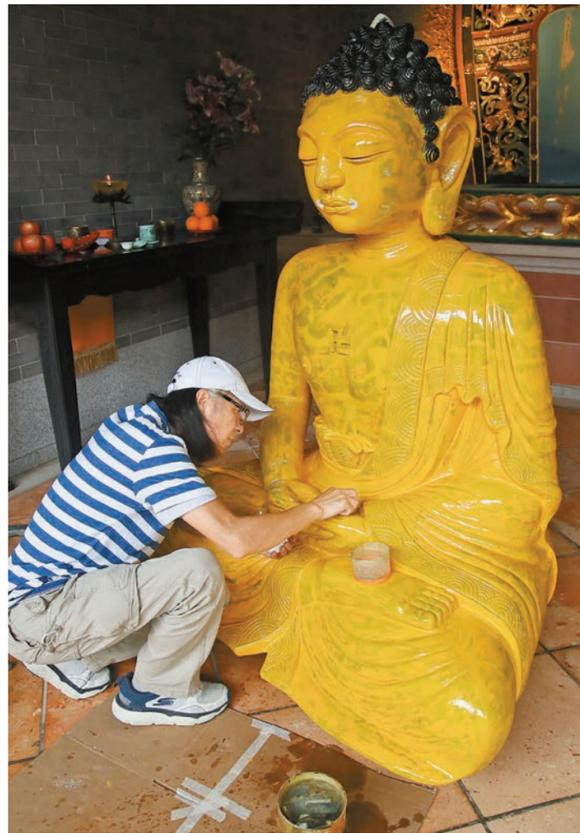
三十二相內容繁多，亦會受條件限制而不能全展現，黃復修時會向善信展示最主要的佛相，頭部方面做到最足，「有髮螺，頭髮結成如螺，每條頭髮都是向右旋，佛身上全部毛髮都是右旋的，頭上有肉髻、面圓如滿月、眉心百毫(毛)相光，但難展現，權宜做法用一粒素石代替，打燈時會閃，如佛說法時放光，眉彎如新月、目如蓮花瓣、鼻挺直有肉、唇如梭



角、耳垂肩、有三道頸紋」。其他相還有胸前萬字、獅子膊、獅子腰、指如光網、手長過膝、平板腳、腳掌手掌現法輪等。
改相後有什麼好？黃說了這故事。有一天，他在整理其中一尊佛像時，有一個女子望着它良久，跟着說：「呢尊佛像做得好好，師傅，我企啱度幾分鐘都係住個面，唔捨得轉去第二度。」他感到自己所做的沒有白費功夫，因為有人來靈渡寺看佛像時發歡喜心，說明這次復修達到他希望的效果，可交差了。

任玉器學師時結緣

黃錫鴻的復修對象主要是佛像、古蹟壁畫及灰雕，已入行廿多年。時間拉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他在玉器吊墜行業學師，那時已接觸佛教，還幫佛堂第一次雕刻佛像五方佛，這五尊佛像材料為緬甸白玉，已成形，但無立體感，由於他從未雕過佛像，膽粗粗花幾



黃錫鴻說復修後的佛像有多個佛相。記者 鄭玉君攝



5月上旬為其中一尊佛像上底油。文錦豪提供圖片

黃錫鴻為背光彩繪添色，一臉歡喜。

個月時間義助佛堂雕像，結果受到很多人的讚賞。不過，到九七後才全身投入，因那時玉器行業前景大不如前。

天分加上因緣，黃錫鴻靠著自學，至今已為三十多間處所主要是佛教寺廟做復修。時光荏苒，有說做那行厭那行，他卻樂此不疲：「一埋位做就好開心，是歡喜心，由內心發出來，好enjoy(享受)，好似呢個背光彩畫出來，人家話靚，我已經好滿足，用更多時間畫也願意。」

新·專欄

鄉俗紀聞

古老「圍頭例」盡顯後人孝心

中國人重禮，周代以降，吉凶軍賓嘉五禮深受重視，其中的凶禮，亦即喪禮，人們更不會草率處理。新界的圍村雖日漸城市化，淘汰不少舊俗，但喪禮白事所行一套，跟市區截然不同，保留很多農村古例，鄉民稱之為「圍頭例」。

時間更充裕 功德更齊全

香港原居民分有四個語言族群，歷史最悠久的就是圍頭/村人(本地人)，時至今日，本港市區的喪禮，雖早已大幅簡化，但圍村人遇有白事，仍多肯採用「圍頭例」，甚至千叮萬囑中介公司要找懂得做「圍頭例」的喃嘸先生。

圍頭人設喪，場地選擇較城市人多，他們不一定要到殯儀館，因不少鄉村像上水、粉嶺、新田、洲頭、松柏塢、山貝、屏山、西貢、長洲和上水鐵路站旁等都附建有孝思亭，可供鄉民租用。如鄉內沒有類似建築，村民便會在村口(指定位置)搭建臨時喪棚(竹棚或帳篷)，以便親友拜祭。

相對於殯儀館侷促和限制多多的環境，孝思亭和喪棚無疑更能讓圍頭例有所發揮，像出殯前守夜的打齋儀式，因時間充裕，功德便可以更齊全，除毋懼殯儀館關門，可做到夜深；燒紙紮也不用因遷就其他「用戶」，每每在經文尚未唸完時，便得倉卒起行，不合情理！

「走五門」喃嘸戲早已罕見

喪禮的儀式分有世俗和宗教兩部分，世俗例非常繁雜，細節上各村有各村的傳統，但一般都是環繞「禁忌」二字而行，儀式的執行只在趨吉避凶，像出殯後，子孫都要擺「長命碗」回家，好討個意頭，男的十隻，女的五隻，較疏的就一隻。送先人上山後，親友落山便要摘一塊綠葉傍身，象徵去穢，但此葉在入村前就要拋掉，以免不潔隨行。落山入村則一定要繞



道而行，不可回走送棺木上山的舊路，因為有「死人尋舊路」之諺等等。

在宗教儀式上，圍頭人都會聘請圍頭喃嘸做事，因他們就是「圍頭例」的專家和精神支柱。由於限制較少，圍頭打齋的內容無疑較市區的豐富，其流程鋪排也合理得多，其中最讓筆者印象深刻的，就是一套「走五門」的喃嘸戲。在儀式中，喃嘸先生粉墨登場，扮成土地公和地藏王，又唱又做30分鐘，縱然筆者一直都聽唔明師傅唱乜，但孝子賢孫排成一行，在尾聲捧着先人靈位，隨着喃嘸先生逐一穿越東南西北



圍村喪禮在村口搭建喪棚拜祭。

圍頭例會請尼姑在先人下葬時誦佛經，而非喃嘸先生。周樹佳提供圖片



圍頭喃嘸做招魂，子孫都跪在家門前，中間用草蓆包圍的是先人的臨時靈位。

中五方地獄門(現場臨時布置)，各人的孝心心，在此具體表現，旁人還是能意會到的。

作者介紹

周樹佳，曾當編劇記者，如今是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、民俗文化課程導師。著有《香港名穴掌故鉤沉》、《李我講古》系列、《香港民間風土記憶》系列、《香港諸神》、《鬼月·鉤沉》等二十餘書。